

中国作家文丛

吴润涛 著

诗 酒 年 华

作家出版社

 中国作家文丛

诗酒年华

吴润涛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酒年华 / 吴润涛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9

(中国作家文丛 / 何建明, 杨志广主编)

ISBN 7 - 5063 - 3390 - 2

I. 诗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90537 号

诗酒年华

作 者: 吴润涛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通感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 / 32

字数: 252 千字

印张: 9.75

印数: 001 - 3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390 - 2

定价: 25.8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有情咏叹 勉学成德

温 幸

《诗酒年华》是一部充满激情、诗意的长篇小说。作品曲折动人的故事，犹如人生多姿多彩生活的一曲赞歌。

作者吴润涛同志，1947年7月出生在山西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河东农村。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。由于自幼酷爱阅读文学作品，所以潜心文学创作是他多年挥之不去的梦想。他自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天起，无论是在农村当农民，还是在入伍后的军旅生活中，总是孜孜不倦，勤奋积累，匠心独运，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初读他的作品，着实让我吃惊不小，那浓郁的生活气息，纯朴的思想感情，通达流畅的文学语言，这和他的出身经历、文化程度形成鲜明的反差。我十分惊叹他的聪明睿智，使之给人以一种“心事浩茫连广宇”的感觉。

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五个人物的命运，时间跨度是三十年。人物的活动面涉及农村、城市、部队和企业等多个空间。故事中所涉猎的情节，无意坦露社会的负面景象，只试图把人物的命运客观地置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下；试图把个人奋斗与社会的磨练、造就相统一。这样的构想、表述才是艺术的真实。

这部作品是作者的处女作，本人并不很自信。他为自己划定的底线是，作品起码要积极、健康、向上，故事情节引人入胜，文字追求隽永。用作者自己的话说，创作过程酷似人生的成长过程，幼稚是无可厚非的，“幼稚是人生无法省略的必经阶段。我们不要只

看到幼稚而可笑，只要尽快通过这一阶段就能逐步成长、成熟起来”。这样的认识倒是正确诠释事物发展规律的。

其实，一般来讲，业余文学作品的作者，最初大致是先有在生活实践中的磨练积累和触及灵魂的感受，然后才拿起笔来创作的。这是幼稚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，如语言文字的浅显、思维空间的狭小、故事内容的单薄等。但作者一旦经历了更多的社会实践与生活的磨练感受，包容了人间博大的情怀之后，他的作品会提升到更广义的情感上来。因为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景象，是需要你长期仔细观察，用心思索才能看得清楚，理解得深刻。比如说润涛同志即使是身处最基层的永济虞乡劳教所，这里确是祖国广褒农村的一个狭小角落，但是经过长期基层生活的锤炼，他的视野早已延伸到了广阔的大千世界。

《诗酒年华》这部作品中，作者对人物、事件所表现的爱与憎，就是作者悯悲之情的外化。有了生活的感悟，有了爱憎、良知和社会责任，它的内涵也就由情感的冲动升华到态度的冷峻进而到深沉的思辩。所以看似平凡的艺术形式，实质是比较完善的艺术作品。

总之，任何艺术创作，犹如登山一样，鼓起劲来继续吧：

凡事开头难，
高峰苦登攀；
非临绝顶处，
不解天地宽。

2005年7月30日于太原

(温 辛先生系山西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、省文化厅厅长、省文联主席)

引 子

——时空对话

碧空蓝天，白云漫荡。

有一簇特大莲花状的祥云，上面竟坐着两位鹤发童颜的老人。瘦而又长的是时间老人，体胖身阔的是空间老人。两位老人中间摆一石桌，上面镌有“诗酒年华”四个大字，还堆着一坛酸甜苦辣酒。两位老人一边细斟慢品，一边醉语神聊。

空间老人：我说老顽童啊，你怎这般地捉弄人。说是请我喝酒，却姗姗来迟。只一个空桌子放在这里。其实这哪是什么桌子，是一本破书也。害得我啃了好半天，才刚刚明白一些。现在又喝这怪味酒，是不是又是写书的那小子买的？

时间老人：不是他买的，是他自己酿造的。

空间老人：你说他一个凡夫俗子，无名草民，怎么又想起酿酒这玩意啦，还要送给我俩品尝？

时间老人：老古董，这你就不懂啦！现在喝酒和看书的人越来越多，对口味的要求也越来越挑剔。于是这个不甘寂寞之人，就跑出来凑热闹。也是闲着没事，打发时光，顺便找个乐子罢了。心闲生余事嘛，这酒和书就是他生出来的两个“余事”。

空间老人：好你个老顽童，你得了人家多少好处，这么着替他说话。不过，你别忘了，现在可是名人名牌的吃香。他酿的这酒，写的这书，怕是无人问津的。

时间老人：老古董啊，老古董，你是装糊涂呢，还是真的傻！我们俩是什么样的等级？恐怕所有的名人加起来，都没有我俩的名气大！人世间无论要干什么事，离开我俩能行吗？你美滋滋地喝着人家的酒，却不把品来的味道说出，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？

空间老人：品什么酒？酒是引子！他的用意是让我们看桌上那四个大字呢！

时间老人：你还算聪明。拿了人家的手短，吃了人家的嘴软。我们喝了人家的酒，嘴就要甜一点。多说些好话，也是一种提携。

空间老人：我早就提携啦！他用了我的黄土高原、我的峨眉塬、我的方河县。你看那方圆几百里的峨眉塬上，杂错纷呈着多少平川、丘陵和盆地。正中间还耸立着一座突兀独立的方山，半腰又有一尊奇石。方山周边算起来足有五十华里吧，由方山向西一直延伸至黄河，多么显眼壮观啊！这表里山河的方河县，曾经孕育了诗人王勃、真儒薛瑄等历史名流，留下了后土娘娘、汉武帝刘彻等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。实可谓久经沧桑，尽阅春秋；文化底蕴深厚，人才辈出不穷。这会儿，我心里还一直犯嘀咕，让他用，值不值呢？

时间老人：他也用了我三十年。你说人的一生，能有几个三十年，有意义的也就是那么一两个。我难道就不心疼吗！

空间老人：我这人与你不一样，喝归喝，说归说。咱不能歪着嘴胡说，昧着良心骗人。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。

时间老人：想不到你还是举世皆浊独我清，屈夫子一个！

空间老人：这小子用了我那么一大块固定的地方，还东西南北的到处乱转，可只主要写了五个人。而在这五个人的处理上，我看又都有些问题。易豪有本事吧，却让他英年早逝，难道真的好人不长寿吗？亦波敢闯吧，却让他走上了邪路，好像不这样极端，就无法打动人似的。韶民善良吧，却不让人家从政，似乎一从政就要失去善良的本性，变成个讨人嫌的伪君子！贤惠成功了吧，却是她的

机遇好，这样的“典范”值得赞颂吗？最可气的是钟可，从头到尾，频频出场，充其量不过是个“线头”而已。在我看来，他是五个人中最没出息的一个。

时间老人：没想到你看得这么细，印象这么深，又说得这么尖刻。不过还有一个影子人物，你没注意吧！

空间老人：我一开口就生气，一生气就丢三落四，这是多年来落下的一个病根。话一说多，又觉得气力不足。这多年，人类对我真够狠心残酷的！我身上千疮百孔，伤痕累累，已经大伤了元气。我的气色就不如你好，你还看得出来！

时间老人：我们是互为依存的。没你就没我，没我也没你，谁都离不开谁的。看似伤在你的身上，却疼在我的心里。整个人类也一样，我们如果不存在，他们也就消失了。再者说，我从来不对现实评价，我有“历史”这张王牌，历史的评价是最可靠的。这么一点点蹩脚的文字，哪值得我们这两个庞然大物去评说！我们不管说什么都有失身份，还是让世间那些有兴趣的闲人们去慢慢看吧！

空间老人：又上你的当了，你这个没正经的老顽童！

时间老人：老古董，别生气。这酒的味道还可以，各种味道都有一点。我们还是继续喝酒吧！

空间老人已不胜酒力，醉而无语……

寻 觅 篇

寻觅，找也。那些不甘平庸、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，面对充满神秘的世界，异想天开，经常做着美梦。他们生活在已经很幸运的和平年代，却还不满足，跃跃欲试，总想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。

于是乎，他们忙着确立可望又可及的理想抱负，选择自己奋斗拼搏的方位角度，探索通向成功的道路途径。然后，他们就真的披荆斩棘、勇往直前起来。他们觉得很有意义，也很伟大。

其实，他们始终没能冲破那张社会大网，他们的寻觅，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与局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的精神是值得赞颂，起码是应该记忆着的。

时间老人悄没声地指向了公元一九六四年的秋八月，空间老人也把方河县相里公社钟家大队展现了出来。

钟家大队位于方山东麓，全大队有五个生产队。其中第一生产队社员们的院落，散落在半山腰的两面坡上。坡上梯田顺势盘旋，把方山与平川紧紧地连接在一起。田边地头，长满了梨树、果树和柿子树。黄梨青果和红柿子，在绿叶的衬映下，像千姿百态的含羞姑娘，半遮半露地注视着人们。阵阵微风拂过，它们就摇头晃脑、嬉笑无常起来。它们用这种方式提醒人们：我们已经成熟了，现在正是出阁找婆家的季节，快让我们当新娘入洞房吧！

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，刚刚过去不久。现在的农村，虽然大多能凑乎着填饱肚子，但人们一想起饿肚子的惨景，总是诚惶诚恐的。各家各户都把从嘴里强省下来的粮食，往地底下藏。人们在地下挖个坑，放一个缸进去，再把粮食倒在里面，然后盖住用土埋好。这一方面是防止灾年，更主要的是怕政策有变。如果再去吃食堂，如果干部再来家里搜粮食，……这是个公开的秘密，谁都知道，但就是不往破的说。

去年冬天，大队门口又刷了一条大标语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一下子各种会就多了，尤其是贫下中农的会多了。整个农村的气氛都紧张起来，平时的说笑声似乎也少了许多，好像是大战在即一样。在这种气候下，想法藏粮食的家户就更多了。

一棵又粗又高、枝叶繁茂的大槐树，掩映着一个极普通的农家院落。刚满十六岁的钟可，收工回来走了进去，这就是他的家。他已中学毕业回乡务农一年了。现在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社社员，而且家里眼看着就要给他订婚了。

自打钟可从学校回来后，钟家就一直张罗着给他找对象。这段日子，好不容易才托媒人给钟可说下一门亲事，定好明天让钟可去女方家相亲。吃过午饭，等弟弟妹妹上学走了后，父亲与钟可一起，先把缸放到挖好的地窖里，又把粮食倒进去埋好。这些事在以前是从不让钟可插手的。现在与他一起干，说明他长大懂事了。之后，父母就正式给钟可说了明天去相亲的事。

谁料，八八八、九九九地说了半天，他总是一声不吭。后来父亲急了，声音稍微高了点。母亲也跟着说了句：“你好歹给个回话嘛！”钟可这才硬梆梆地撂下一句：“我的事你们以后少管！”说罢就扭头躲进了自己的屋，用被子把头捂住，躺着一动不动。父母只得撵到炕头。但任凭他们再怎么追问劝说，他都是不理不睬。把父亲气得在炕前直跺脚，母亲也急得满屋里趑趄脚转。

钟可见他们老呆在屋里不走，心想这样没完没了地僵持下去，也不是个办法。就突然“哗”的一下掀开被子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坐了起来。还没等父母醒过神来，就跳下炕蹬上鞋，夺门而出。父母在后面紧喊慢叫，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钟可一口气跑到了方山顶上，独自站在山顶上发呆。他望着四周一片片土地和村庄，望着贯通城乡的交通大道，望着处长长的黄河，望着南北隐隐约约的两座大山。觉得这一切，乃至整个世界，都把自己排除在外。自己就像这座无人问津的小小方山一样，十分地孤独、可怜和命运不济。他不禁想起一个传说，二郎神担山赶太阳时，感到鞋里有一粒小石子硌脚，于是就脱下鞋把它倒将出来。这座方山，原本就是二郎神鞋里的那粒小石子。钟可觉得自己也是路上的一粒小石子，世上的人都不拿正眼看他，只是用脚踢来踢去的。

钟可心里一直觉得自己的命好苦，与别人家的孩子无法相比。他是从一个远房亲戚家过继到钟家来的。谁料过继后不久，钟家就生了一个女儿。钟可在钟家虽不受歧视，但绝不是什么心肝宝贝。

后来养母患绝症去世，养父给他们娶回一位继母，接着就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又多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钟可更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。亲生父母嫌多，把他送人；养父母家实际也嫌多，只是不好意思把他再退回去。现在急着给他找对象，就是想早一天把他这个多余的人分出去另过，好了却他们的一桩心事。

钟可觉得自己与贫下中农家的孩子，更无法相比。钟家是上中农，成份过高。虽不像地主富农那样受歧视，但一般社会活动很少参加。子女的前途也受一定影响。有的中学生一回来，就安排当了民办教师。像这样的好事，钟可是没份的，连想都不敢去想。他中学刚毕业回来时，也曾积极要求进步，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。但交给政治队长曹梦虎时，曹梦虎连一句鼓励的话也没讲，只冷淡地说：“放下吧！”随后便是莫名其妙的一声长叹，就再也不吱声了。再后来竟如石沉大海，连一点响动和音讯也没有出现过。从此，他就觉得社会是完全地抛弃了他。

钟可这时站在方山顶上，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一幕。一想到此，他的头皮就一阵阵地发起紧来。立马觉得有一股刺骨的冷气，从头部“簌、簌”地生出，穿过脊梁和大腿，一直钻到两个脚心底下。他有些站不太稳，但仍然坚持着。

此时此刻，他哪儿也不想去，似乎也没有他可以去的地方。只有这山顶上，无人与他计较，也无人歧视他。这正是他可以任意遐想的好地方。他烦恼无奈的时候，常常一个人来到这里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。山顶上的风，不仅很急很大，而且没有个准方向。可谓四面来风，都对准他一个目标。把他的头发吹得竖了起来，衣服也几乎要离他而去。但对这一切，他都浑然不觉。

家里大人给他找对象的烦心事，此时仍然盘踞在脑子里，无情地刺激着他。他心想自己这么小，急着找什么对象！真的找了对象，就把自己彻底拴住了。只能窝在家里，打发这没出息的一生。再说自身条件又这么差，能找到双方都喜欢的可心人吗？突然，他

想起了一个人。不由得就激动起来。但这种激动只是短短的一刹那，他就无奈地将其深深地埋在了心底。

他随即想起村里有些人给自己起的一个外号，不由地冷笑了一声。由于他的心灵一直被阴影笼罩着，常常感到自己特别孤独命苦。因此，整天沉默寡言，见人不搭话。有些喜欢多事的人，就专门观察他一天能说几句话。结果连着五天，都没发现他说一句话。正好队里有一个哑巴，人们索性在背后就叫他“二哑巴”。对这个不雅的外号，钟可是知道的。但他却不太在意，甚至是不屑一顾。他冷笑这些无聊的人，不懂他的心思。其实他除了自卑之外，还是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。他不想跟这些人费口舌，也不想逐个地去表白和计较。

他现在就在畅想着自己的抱负。他要通过不懈的奋斗，将来成为一名作家。这个理想，他要为之奋斗一生，一定要把它变为现实。回村务农一年来，他每天收工回家，就钻在自己的小屋里看书不出来。只要是能找到的书，他都贪婪地去读。小屋里到处放的是书，有时借别人的书急着要还，晚上就一整夜不睡觉地看。小煤油灯，把墙上熏出一条长长的黑道。早上起来，鼻子一圈都成了黑的。他用的煤油，比全家人加起来的都多得多。他坚信总有一天，自己的执著精神能感动上帝神仙，会被贵人发现并帮助自己；总有一天自己的传世之作会横空出世，一鸣惊人。可他的这种想法，对周围谁也不说，只有外村少数几个同学知道一点。这个抱负可能只是一种幻想，但他却愿意活在这种幻想里。当他在这种幻想中遨游的时候，才真正能感到幸福、愉快和充实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钟可就是靠这一理想或者说是幻想支撑着的。

红日眼看着就贴近了黄河，钟可隐约看见了黄河对面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。他想象着从那里再往北走，就是陕北，就是延安。如果自己早生几十年，一定要去那里投奔革命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如今也不会这般的无奈。这样看着想着，那轮红日就悄悄地不见

了。西边的天上，顿时出现了一片醉眼的晚霞。火红的云彩形状各异，光芒四射，煞是壮观。

山上的风更大了。钟可还在继续着没完没了的遐想。突然，他觉得自己肩上多了件衣服。回头一看，却是父亲站在自己的身后。他还是没有说话，倔强地把头扭向了一边。就在扭头的那一瞬间，他发现父亲眼里，含着欲滴将流的两颗泪珠。他的鼻子也不由得酸起来，但还是不想说话，因为他不知道此时该说什么好。后来，还是父亲开了口：“可娃，回家吧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，明天就别去相亲了！”钟可这才跟着父亲下了山。

二

6

钟可的继母，此时也正在家里抹眼泪呢！

下午，丈夫向队长请了假，专门找媒人求情，把相亲的日子往后推了。她收工回来后，把晚饭都做好了，却还不见钟可的踪影。就猜想准是又去了方山顶上，丈夫急忙拿了件衣服上了山。这时，两个小冤家却哭着喊着要先吃饭，说再耽搁一会儿，电影就要开了。今晚大队放包场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，不收票的。原来看电影要买票，虽然一张票只有两毛钱，但她从来不去看。从今年开始，大队包场，年终再由各生产队分摊。这也算是给社员谋的一种福利。大人们的高兴还不怎么明显，孩子们的张狂劲就别提了。

女儿秀子带着两个小冤家出门之后，她赶紧收拾好孩子吃过的碗筷，把菜碟重新整了整。还不见父子俩回来，就又往灶里填了一把柴，把锅热着。忙完之后，才忽然想起后天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。得赶紧着张罗做月饼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自己做月饼既麻烦，又不如商店卖的好看好吃。但家里钱紧，为了省着用，只有辛苦她自个了。她一边忙乎着和面、找各种配料，一边想着心思，不由得

泪珠就涌了出来。

她面对原来一个亲的，一个不亲的；但对自己来说，都是不亲的俩儿女；要当好后妈，已经不容易。后来她一下又生了两个，就觉得更难上加难。钟可是几个孩子中最大的，又是这个家里最不亲的。她对钟可总是想得多，也让着几分，每次做新衣服都先紧着钟可。

但她实在太累了，好想有个帮手，能减轻自个儿一点负担。因此，对钟可的婚事特别上心，想给钟可早早定个媳妇。但她又觉得钟可成天钻在书堆里，逢人不搭话，从来不与女娃来往。靠他自己找对象怕是困难。再加上丈夫为原来的妻子看病，已经把家底掏空了，有谁愿意把姑娘嫁来受罪。这些顾虑，又只能闷在心里，见了旁人还得装出笑脸。她是拿着心劲，硬撑着想把这个后妈当好的。她既不想让每个孩子受委屈，更不想让街坊邻居说闲话。

可这些苦心谁知道呢？能落下好吗？……

听见院里大门响，她忙着抹了一把眼泪。可泪水像不听话的孩子一样，还一个劲地往外涌。她赶紧蹲到灶火门前，去摆弄柴火，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窘态。

父子俩吃饭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可娃，今晚大队放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哩，你吃完快去看吧！”钟可这回还算好，对她的话有回应，低低地“哦”了一声。但匆匆吃了几口之后，并没有去看电影，而是又钻到自己的小屋里去了。

她与丈夫谁也没有对钟可再提相亲的事，他们真怕说得不好，又惹出什么麻烦来。对钟可硬办法使不得，软办法不顶用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先把相亲的日子往后推一推再说。钟可前脚走，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又涌了出来，并伤心地哭了一整夜。

钟可回到自己的小屋后，头脑渐渐地平静下来。他隐约记得，要相亲的女方家是灵泉庄，女娃叫梅花什么的。于是，他在一张纸上涂来抹去了好半天，才专心致志地读起书来。

三

钟可继母第二天一起床，就强打着精神又忙乎开了。上午，她被派到饲养室割草，干完后看时间还早，便急急忙忙赶回家。为了让孩子们像别的人家一样，高高兴兴地吃上月饼，她连歇都没敢歇一下，就开始烤起月饼来。

她正忙乎着。忽然听见一个女娃清脆的声音，好像是喊叫钟可的名字。就赶忙托着两只面手，将信将疑地跑了出来。出门一看，果然是一个姑娘已经走到了当院。

姑娘有十七八岁，模样十分俊俏。这时正把崭新的自行车撑起放好，从尾架上拿下一包东西来。她一面热情的招呼着，一面用眼神打量询问着。姑娘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婶，我是钟可的同学，好一向没见面，今天来看看他。”这下可把她乐坏了，心想还有女同学来看我家钟可，这女同学说不准就是以后的儿媳妇哩！这样想着，昨天的烦恼就丢到了脑后。

她不由分说，把姑娘让进家。姑娘落座后，她再次仔细端详起来。见姑娘上身穿一件枣红色大翻领外套，她虽然叫不上什么名来，但从质地上看，就知道是非常贵重的料子。下身穿一条花条绒裤，显得格外富态大方。再看姑娘身材匀称，排排场场，眉清目秀，举止可人，真是美人胚子。这样的好姑娘，配钟可绝对是绰绰有余，没半点弹嫌。这时，她仿佛就是钟可的亲娘，面前的姑娘就是她的亲儿媳，忍不住又盯着多看了几眼，发现姑娘细皮嫩肉的，不像是在太阳地里晒下的人，遂又担心面前的姑娘不愿进这个家门。

姑娘见她老盯着自己看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就说：“婶，钟可不在家？”说着话，把一包糕点递到她手里。她这才回过神来，接过

足有二斤多有名的“满月”牌月饼，连声说“在、在、在，我去叫。”说罢，一溜小跑出了院门，朝着对面的山坡大声喊了起来。

返回时，方觉自己失态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她把自己的面手赶紧洗了洗，找出多年不用的搪瓷杯子，给姑娘冲了一杯糖水。带着姑娘来到钟可的屋里，边走边说：“娃你跑累了，先喝点水。钟可马上就回来了。你别着急，千万别客气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你坐一会儿，婶给咱做饭去。”说罢，才长出了口气，自个儿忙乎去了。一面忙一面还禁不住地想：你看人家拿的礼多重，和咱这家境比，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这样富有人家的姑娘愿到咱这个穷家吗？

四

9

姑娘走进钟可的小屋里，看屋子虽然不大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桌上和炕头堆放着很多书。她大致浏览了一下，有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和许多古典小说，这些书在现在的书店里很难买到。即使能买到，钟可也买不起，肯定是费了不少周折才借来的。她发现这许多书里头新书很少，政治方面的书一本也没有，觉得是个缺憾。

忽然，她发现桌子上有一张涂涂抹抹的纸。仔细看去，见上面画了一枝干梅，最上方写了四个同学的名字，其中她的名字排在第一。整个纸的大部分空间，是两首七律诗：

(一)

塬上平川三百里，突兀方山划东西；
东麓寒生正疾书，报喜鼓乐再度激。